

## 廣東扣械潮

(四)畏岩氏  
燃犀錄

今日政府此舉係為最後不得不已之舉。此時到來調停已遲矣。此不過胡漢民搪塞之詞。實則共產黨早已具劃除商團之決心。即使港商早日調停。亦斷不能邀胡漢民之一盼也。此時港商所應辦者。只可辦賑耳。商團蓄謀與政府對敵。非止壹日。察其意。無非欲推倒政府。政府非盲目。肯歛手受制於商團。此次政府實非欲出此辣手。如飲狂藥。得同館械四千。已沿街放槍殺人。連一紙收條亦不交還李軍長。指爲養贍賄患。而李軍長亦不得不戮度。然決然出此手段對待。此次之禍實爲商團自取者。試平心思之。政府已多方考慮。寧願失信於商民。

為己故招商局總辦鴻人徐雨之孫女。平日雅好自由解放等名詞。最善跳舞。不慣家庭束縛。乃父徐超侯。

出外。從此交際場中。時見該士倩影。會有富商陳炳謙之子某。翩翩年少。在跳舞會中。兩人一見傾心。自後每晚必赴跳舞場。大跳特跳。久之遂實行其戀愛主義。實居於滬西小沙渡路尊義里。鵝蝶相隨。初喜和諧。嗣後陳某忽別有所眷。棄女於不顧。女士以遇人不淑。頓遭秋扇之捐。悲感之餘。遂於九月七號。驅車往訪其乾娘李某之妻。欲訴苦衷。未遇而歸。即起自盡。之念。潛服阿芙蓉膏。詎服後毒發。困苦莫可名狀。乃復用小刀。自將喉管割斷。然尚未氣絕。經人界。往愛多亞路威爾斯伯庸醫院治療。甫抵門首。而一縷香魂。已辭人世矣。女士亡年。纔二十二歲。嗣仍將戶歸尊義里。隔三日之久。始由陳某備棺收殯。

大局巍危。保治難。殺殘人命深愁戚。休論智才符度格。只憑武力竟爭冠。政權如此顛持甚。

不願商團受敵人利用。反戈相向。現政府決盡繳商團軍械。務將不良份子剷除淨盡云云。言全此聲色俱厲。某商會代表曰。敝商會等擬

一方面勸商人開市。一方面求政府對商人勿操切從事。勿再追擊商團。勿再發炮攻城。務留回些元氣。

言情小說落花春怨

(五〇) (一) 華山

時鴻年偕衆賓至矣。鴻年固非耶教徒。以綺湘母子皆奉教至篤。亦徇其意。倩牧師爲之主婚。維時客衆均集。獨牧師久而未至。綺湘頻觀其時計。盼牧師至深。鴻年獨不措意。目灼灼視紹蘭作微笑。綺湘含羞不語。亦間以秋波報之。客衆第共目綺湘。深美新人之佳妙。以爲璧人豈雙。不知個郎之憐惜別有在也。

此時。牧師至矣。牧師行萬花叢中。舉步至矜貴。行且與一人談不絕。

上海函。著名交際明星愛愛女士。詳謂綺湘需之亟也。

〔未完〕

治禮成。遂偕綺湘謝衆客。既畢。顧其時鴻年方念綺蘭之於今日。薄之狀。偕豈婦人偶。或謂。此仰

其所持至怪。鴻年見之。亦頗詫訝。牧師作證。第使其主禮而已。

維時仰西亦在座。已易其曩時佻

。顧其時鴻年方念綺蘭之於今日。殊難爲情。心爲之憐。遂置不顧。

鴻年見之。第日始不能語。時綺湘亦似覺綺蘭不似。語其母。命人覓之。鴻年亦以語旭東。囑其兄

紳蘭即致之來。旭東詢何事。鴻年就席時。似與一女郎翛然避人去也。

〔未完〕

鴻年見之。第日始不能語。時綺

湘亦似覺綺蘭不似。語其母。命人覓之。鴻年亦以語旭東。囑其兄

紳蘭即致之來。旭東詢何事。鴻年就席時。似與一女郎翛然避人去也。

〔未完〕

鴻年見之。第日始不能語。時綺

湘亦似覺綺蘭不似。語其母